一、世界走向哪里

我们的后面是坟墓，我们的前面是整个世界。人类正在写着 20 世纪的结束语，将要走完这个惊心动魄的百年之旅，跨进 21 世纪的新门槛。当人们尝试着伸手去叩击这道通向公元第二个千年大门之际，惊回首，发现社会历史竟是如此的沧桑浩瀚，步履匆匆。当人们眺望 21 世纪的晨曦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便是：世界将走向哪里？

1. 千年更替之谜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沉重缓慢，又坚毅轻快地跨过了三个大的生产力形态：原始生产力社会、农业生活方式时代和工业革命时代。

原始生产力的狩猎和采集生活方式，占去了人类历史的 99%；农业生活方式时代，占去了剩余的绝大部分；工业革命时代开始于 19 世纪初，至今 200 多年，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不过短短的一瞬，但在这段历史瞬间所产生的生产力，却是以往生产力总和的许多倍，人类历史发展的速度惊人地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快了。

在这“弹指一挥间”,世界因充满暴力、灾害、挫折、困惑和风险,使人感到悲观失望;与此同时,伴之以胜利、强盛、成功、希望的机遇,而又令人充满乐观和信心。

再没有比时间更残酷的了，它让许多至关重要而且震古烁今的事物归之于虚无，然后又让后代们在大海捞针般的考古中，去殚精竭虑地拼接与复现一个谜一般的历史。但正如古人所云:“知存知亡,足别吉凶。”

人们从“世纪末现象”与“新世纪曙光”的交替剧变中，看到了构成我们这个丰富和多样化的当今世界，充满着矛盾。各种利益的冲突和各种反向行动的相互撞击，促使人类社会在国际关系不断地跌宕起伏之中，得以持续的发展与进步。

战略本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谋略。现代它早已超越纯军事、纯战争的领域。凡属具有长期性、全局性、宏观性的重大问题，皆可称为战略问题。就当今许多国家的所谓国际战略而言，也早已超出纯军事的领域，形成一种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三位一体的“大战略观”。

2. 世界战争·局部冲突

从远古的长矛到今天的飞机导弹，人们似乎不善于用战争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各自的争端。于是，迄今为止,战争一直被人们当作了历史的‘催产婆”。它告诉人们，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就争斗不息,战争不断。

有许多的统计数字，可以表明历史上战争的频繁和漫长。5500 年以来，人类共经历了大小战争 14550 次，和平时期仅有 229 年。被历次战争毁灭的财富足以使人类享用数千年。

仅 20 世纪以来的百年历史，就始终笼罩着阴霾。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这个星球先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其后又是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由 38 个国家参加、战火波及 410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夺去了 970 万人的生命。而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口达到全球的 80%,战火燃遍 61 个国家的 22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5500 万人口死于战火中，发达国家 54%的工业、38%的农业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大战结束后，小战一刻也未停止。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大约 80 个国家的领土和 90 个国家的军事

力量卷入了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漩涡。这些局部战争与武装冲突，共造成了 2100 万人的死亡，1000 余万人沦为难民。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以及海湾战争等一个接着一个。这些战争共夺去人类 200 多万人的生命。

然而，就是在这局部冲突不断的战后 40 年中，人们在乞求和平，不断勾画未来战争的蓝图中，逐步形成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悖论：

古罗马兵团排兵布阵战场的小草，第二天就长出了新绿；而现代战火的硝烟，不仅使肥沃的良田遭到破坏，各种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导致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甚至可能引发地震。

在疯狂的扩军备战的同时，严重地制约了国家经济的发展。目前，世界上每年在武器方面需要花销 4000 多亿美元，几乎每分钟花掉近 100 万美元。

紧扣在地球上的核战争阴影，让谁也赢不起，谁也输不起。没有了赢家、输家，战争也许就成为没有主角的舞台……

所以有理由说，人类正在告别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那种战争形式。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战争的代价将极其昂贵。

和平与发展两大世界潮流既部分来自于这种共识，同时也强化着这一共识：世界大战在跨世纪时期已不可能爆发。

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国家美国和前苏联，一个严重削弱，一个不复存在，美国因失去对手，已孤掌难鸣。

和平大势不可阻挡，破坏和平的阴影却也在四处徘徊。

虽然当今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由于仍然存在着许多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所以国际上还会出现一定的动荡、紧张，以至危机，出现激烈的磨擦与斗争。地区性的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仍然此起彼伏，而且往往和大国卷入交织在一起，继续构成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

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仍难避免，但数量和规模已呈减少和缩小之势。冷战后，内战冲突和局部战争没有止息，相反，其发生的频率大为增高，由 80 年代的年均 2.8 起增至 10 起左右，甚至高于 60 年代的 7.3 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在 90 年代下半期有下降的可能，但不可能降到很低水平。导致地区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局不稳、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领土纠纷、资源争夺、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利益之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等等。

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热点问题大都已经或正在走向解决，但是冷战后爆发的一些新的局部战争却未平息。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统计，全球发生规模较大的地区冲突从 1989 年起，一直维持在 30 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起水平上。1989 年为 36 起，1994 年为 31 起，1996 年为 29 起。这说明，在世界各个地区，的确还存在着一些可能引起大国和地区性强国卷入直接军事对抗的潜在热点。美国在其新的‘ 地区性防务战略 ’中，就明确提出要在未来“ 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 ”，并正在认真地进行必要时进行作战行动的准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不能排除在未来爆发局部冲突的可能性。

总的看，这种“ 大缓和与小战争 ”的局面将会从 20 世纪最后几年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的前 10 年到 20 年这么一段时间内，其发展趋势既有令人担忧的一面，又有令人乐观的一面，与 20 世纪冷战时期的冷战相比，新的局部冲突将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令人担忧的一面是，随着全球性的军事威胁减退，地区性矛盾和斗争日益突出，地区性武装冲突仍将此起彼伏。特别是一些战略地位重要或者矛盾十分尖锐的地区，如中东和平进程遇到新的障碍，非洲一些国家出现了较大的动荡，朝鲜半岛局势时起时伏等。这一切都给这个世界增加了不稳定的因素，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联合国干预维和的行动正面临重重困难。而且联合国的干预作用，又出现了被大国干预所代替的苗头。例如波黑冲突在北约特别是美国的公开军事干预下，以有关方面在巴黎正式

签署和平协议而告一段落。当世界正在构造新国际秩序时，这种大国直接军事干 预方式，是开创了一个有益的先例，还是可能带来更多的消极后果，还需要时日检验。

当然，从乐观的一面看，大多数地区武装冲突无论从发生次数讲，还是从涉及范围看，都呈现出缩小的趋势。1996 年，世界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数量自冷战结束以来，首次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当年共发生各种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 29 起，其中新发生的 5 起，而且几乎都表现为内战的形式。

这组数字似乎在告诉人们，冷战结束后世界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不断增加的阶段正在 成 为过去，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对国际甚至对地区形势的冲击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正在进入一个较低水平的新时期。

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对冷战后所爆发的新的局部冲突进行剖析，不难看出，尽管国际形势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局部冲突现象不易消失。诱发未来局部冲突的原因将是多种多样的，但大国所奉行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最大的因素。日积月累的阶级矛盾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程度地趋于尖锐，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内部问题突出，社会治安随之恶化。由于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使竞争更加激烈，进一步加强了经济关系政治化和政治关系经 济化，

经常发生制裁和反制裁、干涉和反干涉的斗争，也助长了领土的争端和资源的争夺。除此之外，21世纪一些全世界共同性的问题，如国际犯罪、恐怖主义、毒品贩运、环境破坏等等，也可能导致局部冲突的发生。

新发生的局部冲突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般不会蔓延扩大出界外和触发国际性军事冲突，可能更多地以内战的形式出现。冷战后，各国都把发展经济置于首要地位，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国际环境。美国等大国尽管还奉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但也不愿看到因地区冲突的延长和扩大而影响它们自身的利益。可以预料，在21世纪初，内战形式将成为局部冲突的主要表现特征。其具体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类：

其一，一国的不同政治派别使用武力争夺国家最高权力，例如当前在非洲出现的几个“热点”均属这种类型。其二，在一国的不同民族或种族之间为实现分立和争夺领土而兵戎相见，在非洲、在俄罗斯的车臣地区,都有这类冲突。其三,是国家分裂后,新独立国家之间为划定疆界而交战。不论属于哪一类，它们全都出自国内矛盾的根源。有些也可能存在着大国插手的背景，但同冷战时期超级大国在地区冲突中直接或间接插手已不能相比。

未来局部冲突，不仅表现形态会发生变化，而且

爆发的重心也在产生着转移，欧洲有可能成为发生局部冲突的重点地区。

过去亚洲曾有的几个大热点。而在北约和华约紧张对峙下，欧洲保持了长达 40 余年的相对稳定。但随着民族主义在欧洲的重新抬头，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已经成为非常敏感的地区，连续不断的战乱和动荡，不仅对整个欧洲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而且对整个国际形势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时间可以毫无拖累地跨进新世纪的大门，但缠绕在国际社会的诸多矛盾却不会因为新世纪的到来而一刀两断，局部冲突仍将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现象。

在一些国家内部或新独立的国家之间，由于民族、宗教、领土和资源等问题的利害关系，矛盾错综复杂，一旦爆发武装冲突，要取得妥协并非易事。

君不见，前不久才停息下来的波黑枪声，就是从斯洛文尼亚移到克罗地亚，最后又集中在波黑。这一阵紧似一阵的血腥枪声，把那里的穆斯林、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三个信奉不同宗教的民族之间的纠纷搅得天昏地暗。

非洲大陆潜在危机也很多。那里有老殖民主义者所划分的极不合理的边界，人为地把相同的民族或部落分割开来，民族和种族的数目又多达数千个。当今，扎伊尔、刚果传来的枪声，已经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那里已经或将要发生局部冲突感到担心。

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造成未来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最大根源，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如果说某些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领土争端还只威胁着有关地区的稳定，那么，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却在威胁着许多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特别是某些大国总是以世界领导自居，以国际警察和国际法官自居。全世界的事情它都要管，要按它的模式和价值观改造多样化的世界，到处干涉别国内政，而且‘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谁不听话就要施加压力，进行制裁，甚至威胁和使用武力。

尤其是美国至今仍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一直在加大军费投入，开发 F－22 战斗机、“海狼”超级潜艇和潜型战舰等常规武器，还在拨款实施改头换面的“星球大战计划”——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以谋求获得全面的战略优势。有数字表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制造并销售杀人武器和技术最多的国家，是全世界最大的军火商。目前，全世界有 141 个国家购置美国制造的军火；其中发展中国家就有 72％的军火是从美国买来的。铁的历史事实说明，美国的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它在全世界出售的大量杀人武器，是当今世界依然不得安宁的主要根源之一。

然而，时代终究是发展的，霸权行径不仅遭到其他大国的抵制，即使中小国家也不再俯首听命了。因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引起的种种磨擦和斗争，也

就成为危及 21 世纪人类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危险。

3. 信息革命 · 网络时代

本世纪著名的政治家、英国前首相温斯顿 · 丘吉尔曾经有一句名言：“未来的帝国是建立在脑力上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当前和即将来临的 21 世纪世界经济的竞争，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之争。新的国际战略格局的最终形成，也是同科学技术大潮的涌动紧密相联的。

君不见，冷战时期美苏两国所采取的国民经济军事化，最终使两国经济实力遭到严重削弱；而欧日却大兴非军事化的科技战略，实现了经济振兴，其结果引发了国际力量对比态势的变更。而前苏联和东欧的一朝解体，论其深层原因，也盖源于此。

冷战时期，前苏联、东欧形成了长期对外封闭的科技体制，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压力，阻碍了它们由传统工业社会向以高科技为龙头的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加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从而最终被科技革命所淘汰，导致苏联与东欧的巨变。因此，科技因素对国际政治的整化与规约，已经成为建立世界政治新秩序必不可少的支撑条件，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际格局的变迁和国际关系的改变有着重大作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长期以来，欧美少数几个大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有较大的影响力，除了政治、经济因素以外，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占有压倒的优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4 年的《世界科学报告》中指出“：科学成果只不过是几个国家的特权。世界科学活动的 80% 以上掌握在几个工业化国家手中。”这份报告还指出，全球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中，美国占 36%，西欧占 28%，作为亚洲的佼佼者、早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日本只占 8%。

这组数字从一个侧面说明，经济是军事的后盾，军事是经济的屏障。国富军强，互为依托，相得益彰。而带动经济和军事这两个轮子前进的车头，则是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几场局部战争的结果宣告：不掌握高技术，缺乏高质量的信息网络，就会丧失战略主动权，就会被动挨打，受制于人。军事上失利，经济上受损。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高技术战略大旗纷纷扬起，高技术战略的发展，引发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已不能不列为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不能不成为各国制定国政大策的案头要务。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革命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已经使各国领导人无不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要在军事、政治、经济上握有强大实力，取得高技

术优势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所以，在当今高科技革命日益高涨的时代，探寻维持持久和平的发展，不能不把研究的视野更多地投向科学技术。实际上，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高科技因素通过其对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已经在当前国际政治的改组与转型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十几年前,未来学者描绘‘信息社会’时,人们以为那还是遥远的事情。然而,‘信息高速公路’这个响亮的新概念提出并开始付诸实践后，信息革命加快了步伐。如果说始于 40 年代的第一次信息革命的主要成就是电脑的发明和改进，从而把人类处理、存储信息的能力提高了成百万倍。那么，以电脑网络化和多媒体化为特征的第二次信息革命正在大大提高人类交流信息的能力，使人们的生活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1997 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这个被世界舆论界称做“不是联合国的联合国”大会，就将研讨的经济问题和网络化挂上了钩，并以“建立网络社会”作为其本届年会的主题。美国微软公司 41 岁的总裁比尔·盖茨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学者们共商未来大事。

显然，人类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了，即站在网络时代的开端展望未来，立足信息革命的潮头筹划全局方略。在信息革命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

国际竞争已由军事向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扩展，使综合国力的较量空前激烈，更加咄咄逼人。正如施瓦布教授(1997 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主持人之一)所说“:我们正处在一场新的革命中,即数据革命。它对于社会、工商业和每个人所产生的影响，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工业革命更具有戏剧性。”“只有那些将他们所干的一切，包括产品、服务、通讯和战略性合作纳入这场数据革命的人们，才能成为赢家；而那些醒悟晚的人只能认输。”

信息革命是在蕴含着人类空前丰富的知识和技术劳动的基础上发生的，它将使决定重大国策的公式发生深刻的变化。可以说，信息技术对于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重要性，形同于武装力量对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重要性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这场标志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爆发的全球性技术争夺的大战中，谁占据了信息革命这个制高点，谁就有效地掌握了控制战略主动权的金钥匙，谁就将赢得 21 世纪的战略主动权。

材料、能源、信息是构成社会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三大资源。在信息社会中，信息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和倍增器。所谓信息革命，是指包括通信技术在内的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和飞跃发展所带来的新的工业革命。计算机技术是这场革命的象征。

自本世纪 60 年代，第一台计算机问世以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主机时代、个人机时代和网络时代。在主机时代，计算方式是集中计算方式，世界上有影响的计算机企业只有几家，如 IBM、DEC 等美国公司。个人机时代则是分布式计算，其划时代的贡献在于使计算机走向大众。而网络时代产生了革命性概念：以网络为中心计算。

美国 IBM 公司在 1996 年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到 2005 年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将初具规模。这包括覆盖世界的计算机网和卫星移动通信网，它将允许人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入网网上的信息将逐渐成为现实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将彻底改变人们获得信息、获得服务及通信的方式。

信息革命对未来的承诺是：通过网络把世界联接起来；让丰富的信息资源产生无尽的价值；用计算方式取代实际过程。因此，信息化意味着网络化。

未来并不是梦想。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具体战略，已经拉开了网络时代的帷幕。如何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已成为从富国到穷国，从政府到工商、科技等社会各界最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进入网络时代后，各国国民经济将出现高度的信息化，进而大大提高生产力。据国外预测，到 2001 年，全球信息产业值将达到 3.5—5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按此推算,在 90 年代最后几年中，

信息产业平均增长率在 30% 以上，远远超过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信息产业将成为各国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信息社会的经济是信息经济。与之相对应，农业社会的基础设施是耕地的犁和牵引犁的牲畜，以及由马车和驿道、木船和江河构成的原始交通网；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是发动机和供给发动机的燃料，以及运送材料、能源的交通网和输送能源的输电网、油气管线等。

当然，信息基础设施同工业基础设施一样，本身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当前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就是席卷全球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有人预计，美国到 2010 年左右，信息高速公路可初具规模；而到了 2020 年左右，信息经济将衰亡，代之以生物经济。

所谓信息高速公路，就是计算机、光导纤维和其他通信设备组成的联结千家万户的通信网络。一方面，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重点是建立大容量的通信网络，为包括传统产业部门在内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信息交换与共享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建设信息公路将催生一系列新的电子信息技术，使原有的电子信息技术更加成熟，同时这些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又会使传统产业实现信息化、智能化。

信息高速公路所创造的超级信息传递功能，可以使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形势，社会动

荡与安宁，战争与自然灾害，生活消费趋势等，顷刻间传递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同时，由于信息高速公路联结成的世界是一个网络的社会和信息的社会，将使未来社会成为一个“无纸和更开放的社会”。

过去国际金融市场中，伦敦、纽约、香港三个市场是独立的。从时差来看，香港的白天是纽约的晚上，而纽约的白天是香港的晚上。在没有通讯卫星时，香港每天必须等纽约来的电报，所以要到 10 点以后才开市。信息的时效差，就会影响到金融的周转和买卖。当进入到信息时代以后，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随即发生深刻的变化：

在股票市场，信息高速公路使全球数十亿美元的交易通过计算机进行，股票交易速度大大加快，交易额大幅度增加。计算机联网使各种股票市场联系更为紧密。人们可以坐在家中通过计算机监视各地股市行情，要求经纪人根据股市涨落买进或卖出股票。

在资本市场上，巨额的现金交易将不复存在，全天候的电子交易将取代纸张票据的往来。而外汇交易市场不分远近，都可以 24 小时不间断地进行交易，人们对资本利差和货币汇价差的反应更为灵敏。投资者可以迅速地掌握有关信息，快速地进行国外投资。

借助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国际商品市场将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